

虚拟认同

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

*The Virtual Identity:
Chinese Patriotic Songs in Early Malaya*

麦留芳◎著

卖花词

潘国渠
夏之秋
1939年作于新加坡

先生！

天 一朵

虚拟认同

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

*The Virtual Identity:
Chinese Patriotic Songs in Early Malaya*

麦留芳◎著

卖花词

潘国渠
夏之秋
1939年作于新

先生！

天 一朵

作者	麦留芳
出版	新加坡华裔馆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12 Nanyang Driv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637721 电邮: chc@ntu.edu.sg 网址: http://chc.ntu.edu.sg/
版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国际书号	978-981-07-3629-3
设计与制作	张玮纓
承印	KWF PRINTING PTE LTD No 61 Yishun Industrial Park A #02-00 BTH Global Building Singapore 768767

序

据我所知，有关海外华人的国家认同与中国爱国歌曲的关系尚未有学者研究。麦留芳教授前后花了好多年才完成的这份研究报告，就以中国爱国歌曲为起点，分析这些歌曲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容。爱国歌曲多数是战前的抗日歌曲，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停止在战前的抗日歌曲，它也涉及战后的发展，还进一步分辨左右派的歌曲。这些爱国歌曲有许多是在新马两地在五六十年代颇流行。通过演唱这些爱国歌曲，新马的华人也表现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认同。有人将这种认同当成是新马华人对中国的政治与国家认同，但是麦教授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这种认同是多元认同，它并不局限于政治与国家的认同，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认同，有强烈的文化与族群认同的意味。

这种认同，也因人而异。第一代的新马华人，他们在中国有亲身经历，所以当 they 唱起爱国歌曲时，可能是一种切实的国家认同；不过，作为第二代的新马华人，在新马土生土长，唱起爱国歌曲时其实是并没有实际的认同对象与亲身经历的感受，这种认同，麦教授将它称为“虚拟认同”。这种“虚拟认同”，与我们常提到的“国家认同”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其实，“虚拟认同”使我想起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中的共同体》。安德森将“民族”当成是“想象中的共同体”而不是实体的组织。它是在“印刷资本主义”出现后的产物。人们通过平面媒体传达信息，开始具有共同想象的空间，“想象中的共同体”——即民族——由此而生。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永远不能认识、见到或者听说其所有的成员，而只能在头脑中想象他们共同生活在“共同体”中，具有共同的特性。虽然如此，当这个民族产生之后，那就有巨大的凝聚力与归属感，其成员甚至愿意为这“想象中的共同体”牺牲。“虚拟认同”含有想

象的非切实的部分，与“想象中的共同体”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认为，麦留芳教授的这份研究报告，不但研究在新马流行的中国爱国歌曲以及对新马华人的不同影响，也介绍了“虚拟认同”的理论，给研究者一种较新的理论架构。此外，他在收集中国爱国歌曲的资料及分析的同时，也收集与分析在新马自己“出产”的爱国歌曲，使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或者是“虚拟认同”复杂化。因为在新马的华文爱国歌曲，其认同的对象未必是中国而是“马来亚”（或者是现今的新马）。可是，这并不是这份研究报告的重点。

我认为，本书有许多可取之处。麦教授是土生土长的“马来亚”人，所以对于马来亚的政治与文化非常熟悉。他也喜爱音乐与歌曲，所以在处理这些资料时驾轻就熟。尤有进者，他是搞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所以在这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对于理论的探索。我很高兴麦教授完成了这一份研究报告，使我们对于马来亚的华人认同与爱国歌曲有进一步的了解。希望以后有学者能在其他方面作更深一层的研究。

是为序。

廖建裕
华裔馆馆长

前言

我经常搬迁。每搬一次，就得把好些书籍期刊丢弃。奇怪的是，几年前我因要搬家而整理文物时，赫然发现，我一直在无意之下竟把50-60年代的中小学校的校刊，和好些音乐书刊、歌曲本子保存了起来。里面有不少是自己很喜欢聆听的爱国歌曲。灵感就来了。

在未决定进入爱国歌曲的研究前，我尝试到图书馆及中英文互联网，搜索有关爱国歌曲的资料。令我震惊的是，西方国家如苏联的讯息只有那么几笔。美国方面（Silber, 1995）虽有三百多首，但多是军歌和民谣，几乎没涉及侨居海外的美国人。

中国的爱国歌曲，却遍布海外。只可惜有关的探讨，几乎仅止于对红歌的零星报道。新加坡国大音乐系和中文图书馆，也没这个分类。但我依稀记得，在三年前我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拜访朋友时，也到过图书馆寻找抗日歌曲，还印出一份有关抗日歌曲的书目。回来后不久，因要忙着搬家的收拾，也就把这份目录给忘掉了。直到最近华裔馆把我的报告送外审，决定要把它出版后，我才记起我那次的中大之行。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在新加坡举办的2010年第七届国际研讨会，华裔馆乃协办单位之一。我在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便是这个报告的蓝本。焦点是早期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歌曲与国家认同。马来亚左翼人士所创作的爱国歌曲，并没包含在内。

后来，还是因为潘婉明小姐交给我一批马来西亚田野得来的旧政治期刊，我过目后始觉得应把旧日马来亚左翼的歌曲纳入，才算进入了状况。之前我藏有的资料，不足以谈论马来亚左翼或马共的爱国歌曲。之后，我就比较积极的和一些同道交流，包括在地铁站的卖艺人。我从他们那儿学习到不少，其中王振春的著作给我的启发更大。余少华教授更进一步把我的研究方向修

订了。

最终把研究报告写好，交给廖建裕馆长。也算我占用研究室五年，正式从学术界引退前的回馈。

我不厌其详的叙述出版经过，原因只有一个：我是在毫无压力状态下完成报告的。但压力却因修订而来：能供参考的相关文献，实在太少，所带来的纰漏一定不少。在学术界翻滚了三十余载，莫非这书就是最不光彩的一本？为了避免晚年失节，遂咬起牙根再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去爬梳。

此次有幸，承蒙图书馆总馆的邱淑如博士协助并赠送资料。另外，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资料馆助理崔承恩小姐代为复印重要曲目，特此致谢。难得该馆主任余少华教授抽空见个面，就谈他对新中国的国歌的沧桑史，他已眉飞色舞，这更令我振奋不已。国歌无疑具有无比的族群凝聚力，却也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其他的爱国歌曲就更难幸免了。

本研究报告的完成曾获得本馆张玮纓（Cheong Wai Yin）小姐、赵洁莹（Chew Kiat Yin）小姐和林文福（Lim Boon Hock）博士多次帮忙整理数以百计的歌曲，合应感谢。

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overseas with China has long been a major concern to both the emigrating and immigrating countries. It has been labeled as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or racial. Wang Gungwu disputes the validity of single source of identity and is more inclined to argue for multiple identities of which ideology is only on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not at refuting the multi-identity hypothesis but to fine-tune it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virtual identity. We suggest that some of those multiple identities, at certain stage of nation building, could be only virtual vis-à-vis the real one. This applies specifically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r locally born Overseas Chinese shortly after the War (1945-1957), and this also applies to those who had no clan ties whatsoever with China. This may be judged by the manner they sang patriotic songs in early Malaya.

A virtual identity is one that derives from a virtual rather than a real setting, such as through singing of native songs, and particularly patriotic songs.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patriotic songs that had once demarcated the ideological boundaries among the Chinese in Malaya during the 1930's through the 1960's. Patriotic songs are songs that would tend to arouse nationalistic feelings and awareness on the part of the singers and listeners. It therefore served as a motivational force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matically, these songs may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revolutionary, anti-Japanese, and anti-colonialism, and are identifiable

through a series of keywords used in the lyrics. The ideological labels of Left-Wing and Right-Wing are assigned according to a few classificatory principles, e.g.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major cultural or chorus troupes that had performed in Malaya since 1928,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song writers, government policies on songs, etc.

The more prominent cases of a virtual Chinese identity are derived from two prime sources: First, Chinese immigrants in Malaya continued to sing patriotic songs that were banned by both the governments that claimed to be the true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therland. Second, the confessions of deported Malayan communists who had been singing songs that portrayed battlefields in China, reveal that they had no fundamental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China.

摘要

有关左翼或马共书写的研究，近年来渐渐扩散开来。书写方面乃包含有文艺创作、传记、回忆录、历史文件、及文学评论等。其中文艺创作所指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话剧。这种书写，既是一种个人意识形态的表述或认同，亦可以是一种莫须有的身份。歌曲作为个人身份的表述和社会认同的动力，尤其是后者，几乎被忽视了。

不会唱歌的人，也许不会被音乐或歌唱所感动。基本上，每首歌是由曲和词所组成的。不唱歌的虽没节奏感，却可会受到歌词所感动。具有音乐细胞的人，就更不可能不受到音乐的感动。

乐器弹奏是有音无词，弹指之间也足以使人投入历史的长河。换着是一个合唱团唱出同一首歌，岂不是更令人慷慨激昂？它岂不加深个人对历史与民族的认同？的确，爱国歌曲的歌声中有自豪、有仇恨、有痛苦、有激动。一如其它艺文创作，爱国歌曲也是作曲家对时势有感而撰，他们的意识形态，既是一种个人自我表述，或被标加的符号。任是一种，算是认同，姑不论是虚拟或真实的认同。

本研究探讨歌曲与国家认同的关连性。其中，蕴涵着爱国思想的歌曲，其关连应更密切。我们只着重1930至1970年代马来亚华人社会在爱国歌曲方面的反应。由于马华的爱国歌曲多源自或衍生于中国，故中国爱国歌曲的搜集与分析，仍是首要任务。我们所搜集到此类歌曲，来源有私人或图书馆藏书和音乐网站等。这些歌曲约可区分成六大类：

- (1) 共产国际歌
- (2) 中共的革命（反封建，反腐败政权）、颂扬军国领袖等的歌曲
- (3) 国民党的抗日、军歌等
- (4) 马华武装部队支援英殖民政府及中国抗日的歌曲
- (5) 马共反英殖民的歌曲
- (6) 民谣、励志和反封建的电影插曲

原则上，歌中所述皆为中国事物。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上述（1）、（2）、（6）类又被称为“红歌”。

已有的马来亚资料，尤其是歌词，肯定了爱国歌曲是一个表述意识的有效指标，或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动力。

以第一代移民而言，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不唱同一首爱国歌曲。他们所认同的祖国的象征，如语言和官府，甚至转换后的象征，都是真实、身历其境的。至于马来亚本土出生的第二代，其所认同的祖国象征，可能仅是虚拟的。这种认同仅是一种系于脐带文化，却完全缺乏亲身体验或集体记忆的。另一个构成虚拟认同的情况则是，认同者无知于原来认同的符号的变移。

虚拟认同

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

目录

序(廖建裕)	i
前言	iii
目录	v
图表目次	vii
英文摘要 Abstract	ix
中文摘要	xi
研究主旨	1
国家认同的推动力	5
歌曲分类与传播	13
资料的来源	13
歌曲歌剧的南进	17
武汉合唱团的使命	18
中国救亡剧团与中国歌舞艺剧社	42
曲作家的政治认同	47
意识群体的生态与歌曲	51
右翼的爱国歌曲	54
左翼的爱国歌曲	64
反极权的爱国歌曲	69
爱国歌的海外情结	71
马来亚的左翼、抗日、解放军歌曲	73
一、马来亚左翼歌曲	75
二、马来亚抗日歌曲	77
三、马共的解放军歌曲	88
华侨认同实体与爱国歌曲	103

讨论：虚拟认同.....	111
注解.....	116
参考文献.....	117
附录	
附录1：爱国歌曲的基本参考资料选辑，1930-1970..	121
附录2：《我爱祖国》片段.....	127
附录3：爱国歌曲选录.....	128
3.1 自中国引进且流行于马来亚的歌曲 (1920-1970)	
(A) 右翼及混合歌曲.....	133
(B) 左翼及混合歌曲.....	165
3.2 马来亚共产党、解放军、抗日军的 原版爱国歌曲 (1940-1970)	189
索引.....	269

图表目次

一、二战后流行于马来亚的中国民谣与电影插曲选录.....	10
二、历史、政治与爱国歌曲的创作与流传（1910-1970）...	54
三、源自国民政府的爱国歌曲 （附有部分歌曲，1930-1949） 流行于马来亚的部分（1938-1970）.....	63
四、源自中共的爱国歌曲 （附有部分歌曲，1930-1949） 流行于马来亚左翼分子部分（1938-1970）.....	77
五、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马解放军部分（1940-1970） 马来亚在地创作-1（附《火炬》原版歌曲）.....	85
六、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马解放军部分（1940-1970） 马来亚在地创作-2（附《新青年》原版歌曲）.....	86
七、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马解放军部分（1940-1970） 马来亚在地创作-3（附《歌唱在旗下》歌名）.....	87
八、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马解放军部分（1940-1970） 马来亚在地创作-4（仅附歌名）.....	88

研究主旨

有清一代，海外华人对“中国”或“祖国”的认知和认同，几乎一致。自民国政府成立以后，由于国家这个实体已几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掩蔽，且它们所覆盖的地域不断的消长，华侨遂以一己所倾向的意识，左翼或右翼，来代表国家实体。那毋宁说是意识认同，而非真正的国家或民族认同。

有关左翼或马来亚共产党书写的研究，可以说是在199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对马共解禁以后，便应运而生，且有方兴未艾的趋势。许多源自香港和大陆的、在过去被禁止流传的马共回忆录、党报、专访辑录，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书坊。做田野研究的，也公开和本地及曾蛰居港、澳、粤的前马共成员，作直接交谈。

目前的马共书写研究，乃包含了文艺创作、传记、革命歌曲、回忆录、历史文件、及文学评论等。其实，撰写文学史的如方修（1975）、杨松年（1988）、林万菁（1994）等，也在未解严之前便专注于二战前南渡的作家；也是他们所谓的写实，或左翼作家。一般上，南来作家的意识认同是被预设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对社会阶级的抨击。谢诗坚（2009）更进一步认定，早期马来亚的左翼文学，是在中国大陆革命文艺的影响下产生的。作者并将该类影响分期列述之。

左翼文艺又可称为“写实主义”，因为作者们视占众数的劳动阶层的生活为社会实体，谈风花雪月的则被斥为反动文学，与当代社会脱节。左翼文学也是有其演变的过程的。

众所周知，1919年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学，在于抒发个人之情，而非给社会主义做宣扬。换言之，左翼文学乃是国际或中国共产主义兴起后的产物。它被传入南洋后，便在文学界和政界

2 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

掀起了一阵国家认同的浪潮：文艺创作遂变成一个表述意识的指标，以及认同的动力。较早时，便有马来亚华侨国家认同的研究（崔贵强1990），和多元认同学说的提出（王赓武1994）。多元是指个人认同不一定囿限于国家一项，唯一项的也不一定是国家；它亦涵盖了意识形态、民族、文化、方言、地域等。文学虽属文化组合体之一，却是具有高度传播及影响力的一环。

另一方面，国家认同可说是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归属感，而国家这个认同实体，是被预设为恒久不变的。不过，实体的象征是会改变的。由爱国歌曲的流变的角度去看，新马华人对实体的象征，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战后到独立，其变动幅度是值得探讨的。

余少华（2001：44-62）以中国雅乐的观念分析过在国内浮沉了半个世纪的《义勇军进行曲》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自古至今，音乐、政治、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音乐之沦为政治的附庸，主要是它具有无限的群体凝聚力与驱动力。可惜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几乎都被忽略掉了。

歌曲与中国社会或朝代的盛衰关系，由来已久。如亡国的靡靡之音、太平盛世的颂歌、抗敌醒民的进行曲，千年来便阐述着这种关系。兹举数例以述之。

晚唐杜牧的诗《秦淮夜泊》中所提及的词牌“后庭花”，在魏晋南北朝时被视为靡靡之音：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当时，南朝的皇帝陈后主，不理睬南朝之将亡，仍在宫中沉溺于《后庭花》作乐。后世乃称此调为亡国之音。而生在两百年后的杜牧，某夜泊舟于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秦淮河畔，酒家传出的靡靡之音不绝于耳，乃借古（南朝）来讽今（晚唐）。国力盛衰，却可反映于曲调。

在一千多年后，音乐仍然被区分为亡国之音和兴邦之调。上海于1935年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插曲之一、由聂耳作

曲、许幸之填词、王人美主唱的《铁蹄下的歌女》，本是为救国为护家而演唱。不幸的是，这些在敌人占领区卖唱与献舞的歌女，却被误认为亡国奴。歌女在歌词中自白曰：

谁不知道国家将亡
为什么被人当做商女？…
谁愿意让乡土沦丧…
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
被鞭挞得遍体鳞伤！

言下之意是，她们并非为赚钱而献唱的商女，乃迥异于同时代流行于歌厅舞榭，由周璇唱红的《天涯歌女》：

天涯海角
觅呀觅呀觅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
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这首歌由田汉填词，贺绿汀编曲，乃是1937年上海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这位撰写《义勇军进行曲》的诗人音乐家，却因曾为《天涯歌女》填过词，便曾饱受批判；后又在文化大革命时给红卫兵整肃。

台湾在解严前，也曾把许多民谣列为“禁歌”，如民谣《沙里洪巴》、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在戒严时的台湾，军中的文娱活动或劳军表演，所演唱的多是国民党忠贞分子所撰写的爱国歌曲。

正面的资料毫无疑问的说明了，爱国歌曲对群众心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反面的行动似乎也证实这一点。要是爱国歌曲对群众心理毫无影响的话，为何政府会处心积虑地把某些歌列为禁歌？国民党、共产党、英殖民政府、以及独立后的南洋新政府，都实施过歌曲禁令。

根据听歌已三十多年的王振春（1999：87）所知，董佩佩